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五十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真校刊

說地十四

濰淄

青州濰淄其道鄭云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淄水
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疏云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屋
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
千乘博昌縣入海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
屋山淮南子作覆舟山襄十八年傳杜注謂濰水出東

莞東北史記淮陰侯傳徐廣注用之東莞今沂水縣沭水出非濰水此誤都昌北海郡縣疏與鄆道元同今刻漢志作昌都誤倒也史記淮陰侯傳索隱亦誤倒漢書韓信傳師古注誤以都昌爲臺昌原山淮南子作飴山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近分置博山縣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疏引地志淄水至博昌入海海當

作沛

鴻壽案箕縣故城在今莒州北先生以爲在東非也太平寰宇記云箕漢縣宣帝封城陽荒王子文

爲侯卽此邑後漢省并東莞今故城在密州莒縣東北一百餘里據此則東漢時箕縣已并入東莞縣矣故杜預謂濰水出東莞先生以東莞爲沂水所出而亦杜爲誤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濰水伏琛晏謨以爲扶洪之水屋山在今莒州北九十里濰水出焉東流逕諸城縣西北折而北逕高密縣西安邱縣東濰縣東至昌邑縣

東入海原山在今博山縣東三十里先生以爲在東南
二十五里亦非也漢地理志本云淄水至博昌入海
疏者豈不知博昌去海尚遠偶然誤泚爲海先生既
正之則當云宜依漢志作泚何但云海當作泚乎淄
括地志云俗傳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
故謂之淄水原山一名岳陽山一名馬耳山淮南子謂
目銘山博異名也淄水出分水嶺東流逕青石關東北
遠堯山之麓又北逕臨淄縣東樂安縣東南入清水泊
定卽鉅也

水經言濰水所出及所經行入海已詳後案水經又言

淄水所出至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

城南又東北逕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又東北入于海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

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互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案漢志淄水東至

博昌入泚則水經言入海者乃魏以後語與漢志且不

合況禹貢哉禹貢淄水當自利縣東至博昌入泲而止此所謂其道也博昌今爲博興縣水經注所言東安平以下與禹貢無涉河渠書于齊通淄泲之間故淄得由博昌入泲入泲之後乃復由馬車瀆以下至琅槐與泲同入海琅槐今壽光縣

孔疏引漢志誤作入海蔡傳又以漢博昌爲卽宋之壽光縣壽光瀕海泲旣東流逕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覺先後異說于維則云入海于淄則云入泲而于其下云今壽光縣意謂入泲者卽入海也不知漢博昌爲宋博興縣今屬青州府博昌故城猶在今縣南二十

里不瀕海也淄入泲在今博興卽博昌入海在今壽光
卽琅槐漢博昌本與壽光無涉豈得以博昌入泲卽爲
入海耶朱鶴齡解禹貢云地志言入泲水經言入海者
馬車瀆以下乃泲水入海處淄水入海之道與泲水同
非互有齟齬按淄入泲自在博興非馬車瀆且泲至馬
車瀆入海自金皇統始前此不爾也又昭二十六年傳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
西北入汶此淄乃柴汶也鄭樵誤據以爲禹貢之淄遂
謂淄入汶尤非餘詳後案

汶

汶水始見于青州鄭云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山西南入泲案前志泰山郡萊蕪縣下既云原山留水
出卽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是汶與淄同出一山
而異流也蔡沈于淄出原山下增之陰二字據于欽齊
乘淄出東麓何得言陰古人往往言東卽是南言北卽
是西此蔡所不知故于汶出原山下增之陽二字鶴壽案水
經云汶水出萊蕪縣原山西南至安民亭入泲安民亭
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之安山鎮也汶水西南流逕萊
蕪縣西北有年汶水瀛汶水東來注之又北合柴汶水
逕泰安府城南有北汶水北來注之至大汶口又與小
汶水會西流逕寧陽縣北分而爲二一南流別爲泲水
一由東平州至汶上縣西南會諸泉匯于南旺湖西入
泲水自明永樂九年尚書宋禮用白英言以南旺湖當
水脊建插分流而汶水遂爲運河之源下流與古異矣

沂

沂水始見于徐州疏云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職方其山鎮曰沂山鄭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縣臨樂山疑山本名沂山則以字名山其實是一但班志于臨樂山下先言洙水出西北至蓋入池水然後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當亦如萊蕪原山淄汶同出一山水經則以爲出艾山又分列沂水出蓋縣艾山洙水出蓋縣臨樂山而酈氏于艾山下仍言鄭云沂山亦或云臨樂山酈以異名實一山水經疑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但艾山出水經漢志

自作臨樂蔡傳以艾山引入漢志誤一志但云南入泗水經則云南入下邳西南入于泗水經細敘不比漢志略說方向下一西字特在下邳縣稍西耳而蔡以水經西南入泗之文引入誤二又引酈注水出尼邱山西北經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于泰山攷水經注泗水條下沂水出尼邱山流逕魯故城南北對雩門非逕誤三水經注沂水條下有小沂水三一出黃狐山一出冠石山一出下邳城東蔡僅舉其一誤四泰山作太公武陽上脫南字下脫縣字誤五沂出泰山郡之蓋縣今云出

于泰山誤六鶴壽案沂山一名雕崖山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百七十里蒙陰縣東北百三十里與青州府臨朐縣接界沂水所出故名沂山即臨樂山也水經沂水篇言沂水出艾山洙水篇言洙水出臨樂山艾與沂聲相近則艾山即沂山而洙水與沂水同出臨樂山漢志已言之矣漢志又云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泰山在今臨朐縣南九十里鄭志謂之小泰山與臨樂山東西相去五十餘里唐以前未開以東泰山爲沂山者太平寰宇記云沂州沂水縣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公玉帶曰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即沂山之西北蒙陰之東北其開山脈相連盤回數縣正如沫水所出之大弁山尚在雕崖西北而水經注以爲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若使顧名思義則沂山以沂水得名漸主雕崖山爲是洪氏乾隆府廳州縣志轉取臨朐之東泰山以當職方氏之沂山失之矣沂水東南流逕沂水縣西邳州南又西南入運河城北會於河水逕郟城縣西邳州南又西南入運河

蒙羽

蒙羽其藝疏云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屬山東沂州府山在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南山在縣西蔡云蒙陰今沂州費縣也漢蒙陰宋爲新泰但此山實連費縣北境當云今在新泰費縣二縣之界蔡云祝其今海州朐山縣也說本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南九十里正漢志祝其縣之羽山蔡但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名之合漢與否若漢祝其故城則在宋懷仁縣南宜先指漢縣然後指山現隸處乃不言漢祝其今懷仁則所引漢志落空矣

羽山

舜典殛鯀于羽山馬融注東裔也攷禹貢徐州蒙羽其
莒卽此羽山昭七年左傳鄭子產對晉韓宣子曰昔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云羽山
在東海祝其縣西南漢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禹貢
羽山在南鯀所殛續漢郡國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
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卽羽泉也俗謂此山爲懲父
山晉地理志亦云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縣之西今屬
江南贛榆縣界縣南有祝其故城卽漢舊縣也然隋志
云胸山縣有羽山元和志亦云羽山在胸山縣西北一

百里又云羽山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朐山縣分界朐山今之海州臨沂今沂州府蘭山縣郟城縣志云縣東北有羽山接贛榆縣界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蘭山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郟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隋唐省祝其入朐山仍屬東海郡故志但有朐山縣鶴壽宗羽山在今江蘇海州西北百堯典之羽山卽禹貢之羽山胡氏禹貢錐指則云此地非荒服故流之宅孔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太平寰宇記云登州蓬萊縣羽山在縣南十五里此說與孔傳合當從之不知樂史此條卽從禹孔傳在海中三字附會其說其于海州朐山縣則仍載羽山及羽淵矣

大野

大野既豬疏云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今鉅野縣屬山東曹州府故城在縣西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見水經沛水注蔡沈引通誤作導又引水經沛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河北爲沛是不待言旋接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是二水齊赴鉅野澤與道元原文不合原文曰其一水東南流此指經之南爲河水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此指經之北爲沛瀆蔡氏祇緣欲明澤之所聚者大故并入二水也此澤歷代爲河流決入誠屬巨浸迨後河日南徙至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遏汶

沛入運河澤遂乾涸予嘗親過其地一望皆民居村落
桑麻遍野澤之畔岸全無蹤迹元吳澄于欽謂澤卽梁
山泊不知泊在大野之東北明王樵謂澤卽南旺湖然
湖在大野之西胡先生渭辨之甚確余無以益之

鶴壽案此

條蔡傳並不誤而先生有意駁之蔡傳上引水經沛水
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荷北爲沛則早已割爲二水矣
下引鄆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東
南流下首文不言爲荷者因上已云南爲荷也東北流
下但言入鉅野澤並不言同入鉅野澤若使蔡氏誤會
水經注則必言二水同入鉅野澤矣大野澤在今山東
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荷澤縣東九十里春秋傳西狩
于大野杜預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元和郡縣志云
鄆州鉅野縣大野澤在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
餘里與漢志不同者縣治已移故也其地屢經河決今

不可
覆碑

泗濱浮磬

泗水始見于徐州泗濱浮磬鄭云泗水出沛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云地理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案前志有兩泗水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則前志卞縣一條正敘泗源乘氏之水本是沛水水經所謂沛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經流東北入海其支流東南至方與會荷澤水至魚臺縣南湖陵故城南入泗自是而過呂梁至淮陰入淮則皆泗正流矣若然自卞縣至方與泗也自乘氏至方與沛也不可目爲泗而漢志目之者方與至湖陵荷

沛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流而沛荷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并目上源爲泗而于卞縣仍存泗本源康成必引乘氏者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泗水正流沛皆因泗入淮浮磬實產其地若引卞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泗水此正康成經學之精爲是浮磬句之注故如此引用也乃樂史寰宇記云磬石山在下邳縣西南禹貢注泗水中見石可爲磬今泗水無此石此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

石供樂府恐禹時水至此山矣按磬石出呂梁後世改
用下邳山上所產故隋志云下邳縣有磬石山而寰宇
記卽以此當經浮磬因附會云禹時水至此山下邳今
邳州山在今州南八十里鳳陽府靈璧縣北七十里卽
世所稱靈壁石其地非泗水所經也蔡傳則云泗水名
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
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
府泗水縣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或曰泗濱非
必水中泗水之旁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
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此條病甚多

果詮泗源浮泛不切病一引或說全是浮詞似并未讀

寰宇記病二磬石山文倒作石磬病三下邳下無縣字

病四末又贅會氏亂道病五要之呂梁磬石自唐以前

已無復存無怪趙宋人言今泗水無此石金元以下泗

且為黃河所奪明嘉靖間以呂梁石礙漕艘發卒鑿平

之禹迹更無蹤影然不可不存古訓鶴壽案括地志尚

梁出磬石寰宇記不從水經注所引太康地記而引下

邳縣之磬石山誠為非是至鄭注所以不引魯國下縣

泗水者不過見涕陰乘氏泗水一條在前乃便引之耳

若為磬石在呂梁而引之何以但云泗水出涕陰乘氏

而不連下東南至睢陵入淮句一并引之乎如謂鄭注

今已不全故只有此句但此句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夏

本紀直寫禹貢原文則斐駟亦必全引鄭注況此句專

為浮磬而言裴氏正欲解釋浮磬若鄭氏連下句引入

裴氏亦決不刪之漢志前後兩條源委互見鄭氏引其中間既忘其源又略其委蔡傳言泗水出魯國卞縣至下邳入淮源委該備豈不遠勝于鄭注乎

三江

新安金楊輔之

乾隆壬辰進士第一

云鄭注江至尋陽分爲三孔

謂大江與石城水及浙水也此揚州三江既入向丁注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云云此謂導江之三江注班固地理志會稽郡吳下丹陽郡石城下二條許慎說文水部浙字下一條及鄞道元水經注皆與鄭合如輔之說是班許鄭鄞皆合矣而無如按之水道實有所難言者岷山所導之江斷無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之

理說文浙字注江水之上疑脫一漸字此予之初論竊自許確不可易石城分江水亦萬不能至餘姚入海故

尚書後案以鄭注兩段合爲一三孔卽指漢與彭蠡及

大江未用輔之說

鶴壽案漢地理志云丹陽郡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今

二行千二百里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今案分江者岷江所分之南江也出今安徽池州府貴池西東南至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東與浙江合謂之浙江至海寧州南入海漸江卽錢塘江出今安徽徽州府績溪縣東下流與南江合後人因以浙江爲浙江海內東經末附水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鹽東入海謂浙江也閩賦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水經沔水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又東逕臨城縣南又東逕安吳縣曰安吳溪又東逕寧國縣南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漸江不與岷江同今南江分支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海南江至近海處以其曲

折故名浙江卽莊子所謂制河也浙江之名當施于岷江之委不當施于浙江之原今先生欲加漸字于江水之上是分江與浙江尚未未認明且未識浙江之名義也

敷淺原

導山終于敷淺原傳云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案漢志豫章郡歷陵博易山博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則敷淺原乃水也傳以敷淺原爲博易山誤矣說文巛部巛字注云水泉本也从巛出厂下重文原字注云篆文从泉徐鉉曰今別作源非是彳部遼字注云高平之野人所登从彳各录闕俗旣別造源以代原遂以原代遼誤謂原爲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不識字

故也晁以道謂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縣及傅陽山黃儀謂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卽今饒州府之鄱陽山在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陽湖中朱子謂敷淺原爲山甚小而庠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爲宜錐指謂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之境敷淺原卽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于彭蠡澤者今九江在鄱陽湖西北饒州在湖東南鄱陽界中之歷

陵縣傳陽山恐卽是潯陽之故縣及山而黃氏強以湖
中鄱陽山實之若以匡廬爲敷淺原尤爲臆說胡先生
涓欲遵朱說故以爲平敞之原總因未辨原遼二字之
別耳三說皆非也鶴壽案敷淺原是山名在今江西九
江府德安縣南十二里此是史官叙
導山之事豈有夾雜導水者先生以爲水名謬矣湖漢
九水爲九江禹自衡山北行過湖漢九水而至于敷淺
原也先生見漢志傳易山下又有傳易川遂欲翻其說
引說文原字注解以見敷淺原之爲水名不知經典之
字借用者甚多若依先生之說則既修太原
東原底平原隔底蹟之類豈盡是水名邪

吳郡

漢地志會稽郡下注云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
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廣陵國下注云高帝六年屬

荆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所屬廣陵縣下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屬王胥皆都此并得鄆郡而不得吳班氏會稽廣陵兩注自相矛盾劉敞于此郡駁云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鄆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愚攷江都易王非傳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旣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都此者誤越絕書吳地傳云漢高帝封劉賈爲荆王并有吳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殺劉賈後十年高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

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還奔東
甌夷烏殺濞據此吳王濞實治廣陵而江都易王則治
吳不都廣陵廣陵注所言江都易王都此者實誤都且
在吳乃云不得吳更誤矣劉敞所駁大謬高帝紀六年
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十二
年詔曰吳古建國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
復立吳王其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高祖立濞爲
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其下文朝錯言吳以兄子王吳
五十餘城卽謂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也其下又
言削吳會稽鄆郡書至吳國之有會稽顯然而江都因

吳故封其得吳明矣廣陵屬王胥以元狩六年封本傳載其賜策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則廣陵屬王之得吳明矣廣陵注與劉敞駁實皆誤也至于吳郡鄣郡等名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爲故不足泥史記夏本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裴駟注引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秦置郡本取此山爲名然郡守治所則治吳不治山陰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項梁與籍殺會稽守殷通舉吳中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乃渡江而西此所謂吳中卽今蘇州府治嚴助朱買臣拜會稽太守皆其地

鶴壽案漢志言會稽郡高帝六年爲

荆國者立劉賈也十二年更名吳者封沛侯劉濞也景
帝四年屬江都者景帝三年吳王濞反國除以其地爲
江都易王非也史記五宗世家云非以孝景前二年爲
汝南王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史記在漢書之前
先生何以不攷史記而但攷景十三王傳邪漢志言廢
陵國高帝六年屬荆者劉賈國也十一年更屬吳者劉
濞國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者徙汝南王非也武帝元
狩三年更名廣陵者非予建以元狩二年坐謀反自殺
國除爲廣陵郡元狩六年立子厲王胥也今案史記言
江都易王非治吳故國則可知荆王賈吳王濞皆都于
吳所以稱吳爲故國也越絕書言荆王賈築吳市西城
名曰定錡城此必都于吳故特築之又言匠門外信士
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豈有官室在廣陵而
宗廟在吳地者乎越絕之言恐亦自相矛盾耳至班氏
高帝紀言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
荆王而史記吳王濞傳言吳王有豫章郡銅山又言荆
吳豫章郡會稽郡又言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班氏因
之韋昭以豫字爲衍文然會稽郡本在吳郡之外則豫
章會稽二郡安知不是益封先生引之竟改作鄆郡亦
非秦始皇本紀云二十五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內有

章郡吳郡見裴駟集解先生謂皆非故秦郡史家
隨便稱爲故夫史以傳信豈有隨便稱之者哉

丹楊

丹楊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揚字
从手其屬縣丹陽則从日而南監板俱作陽攷晉書地
理志或作揚或作陽紛紛不一而屬縣則作揚且注云
丹揚山多赤柳在西也然則縣名从木甚明而郡亦當
以此得名凡从手从阜疑皆傳寫誤也

唐許嵩建康實錄解禹貢揚州

引春秋元命包云厥土下溼而多生揚柳或从手李巡爾雅注以爲人性輕揚王羲之丹揚帖

云知以得丹揚評釋云丹揚以其地多赤柳故名元豐
九域志江南東路江寧府古蹟門云江南地志漢丹陽

郡北有赭山丹赤以爲郡名與晉志約略相同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注但當云故鄣屬江都不當益鄣字愚按劉說似是而非辨已見前故鄣郡屬江都也者乃謂武帝之前此郡地名鄣郡屬江都國耳豈謂秦哉如劉云云則但故鄣一縣屬江都乎鄣郡非秦郡名也而高帝紀云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荆王廣陵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江都廣陵皆并得鄣郡以上所說郡名其中居然有鄣郡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其後得稱故郡不必秦郡方得

稱故當秦三十六郡時此郡所屬十七縣地既非丹楊

郡又非鄣郡皆是會稽郡地耳

劉昭亦誤以為秦有鄣郡

繡云揚州名鄣所據書本作楊後人因江南人性輕揚
改為揚州非也楊柳處處有之必謂多生楊柳而稱揚
州山多赤柳而稱丹楊陋矣丹陽以在丹湖之陽而得
名秦始皇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裴駰曰三川河東南陽
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陽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
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
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吳郡蜀郡黔中
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也先生謂秦無鄣郡
其所屬縣皆是會稽郡地何郡江都王建以元狩二年
除國故更名丹陽漢志誤作元封二年先生亦未知改

故鄣胡三省通鑑注云漢屬丹楊郡其地本秦鄣郡所
治故曰故鄣今廣德軍是故鄣縣之地文獻通攷古揚

州秦郡五有鄣郡會稽郡九江郡秦無鄣郡說已詳上

胡三省馬端臨皆非

鶴壽案秦所置鄣郡漢爲丹陽郡故鄣縣在今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西南八十里越絕書云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塘龍北益知秦時本有鄣郡吳郡所謂削吳王會稽郡者但荆所并會稽之地而吳郡則漢都所在故不削也先生但見越絕書前一條而未見後一條耳

丹楊楚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鄢卽南郡江陵縣

今爲湖北荊州府治而丹楊在今太平府當塗縣之南

境與寧國府接界史記楚世家云成王封熊繹于楚居

丹楊卽此是也徐廣注則云在南郡枝江縣山海經丹

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

里水經注云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悉臨絕澗南枕大江峻峭壁立楚熊繹始封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之丹楊吳楚悠隔藍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叢書王應麟詩地理攷通鑑地理通釋皆主此說然畢竟班氏爲是左傳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宣十二年文指若敖蚡冒言僻在荆山華路藍縷跋涉山林昭十二年文指熊繹言鄴引此以駁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即使藍縷啓山在荊州而熊繹始封何妨在揚州丹楊乎周成王時吳尚微甚其地狹小僻在蘇松一隅安知丹楊郡之丹楊非楚境乎志未

總論一段以丹楊爲吳分此班氏就晚周之吳境言之
其實丹楊未必吳始封卽得也鶴壽案以丹楊郡爲熊
輝始封乃班氏誤證辨
已見前先生雖欲翻駁徐
廣諸家之說苦無實據

三江

揚州三江初學記引漢地理志注云岷江爲大江至九
江爲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今本漢志
無此注

引臧宏之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盪觴
在益州建寧漏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
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雒縣與雒水
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

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

以上二段皆有脫誤今以意改又汪啟淑刻繫傳勘改爲字

按此二說相合

楊慎據此解禹貢指爲徐鉉注說文語考說文無此言惟黃公紹韻會江字下有徐按云云與此同蓋徐錯說文繫傳語本之荊州記者也假如其說則南江在荊與揚無與且所云中江北江亦與導水不合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岷山爲大江所出岷山爲南江所出岷山爲北江所出卽璞江賦所云源二分于岷岷者也山海經又云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郭

曰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至廣陵郡入海以上所
說皆在梁州且其所指俱屬江源若徐鍇說本之荊州
記者直連入海之處而言與此亦竝非一說而楊氏強
合爲一謂禹貢三江當于上流發源處求之三江皆發
源于蜀而下注震澤云云楊氏蜀人遂欲移揚州三江
于蜀不知東爲北江東爲中江皆在彭蠡以下與上源
何與乎謂皆注震澤又謬中之謬也

鶴壽案先生專講
鄭學其實鄭注三

江非是漢地理志云蜀郡蒲氏道縣禹貢崱山在西微
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會稽郡鮑陵縣北江在
北東入海揚州川此卽禹貢之北江在今江蘇常州府
江陰縣北東至太倉州北入海導漾所謂東爲北江入
于海蓋江之經流也志又云丹陽郡蕪湖縣中江出西
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此卽禹貢之中江在今安徽

太平府蕪湖縣南東與丹陽湖合至江蘇江甯府高淳縣東南曰胥湖至鎮江府溧陽縣南曰永陽江至常州府荆溪縣北曰荆溪又東入太湖導江所謂東爲中江入于海蓋由太湖而入海也志又云丹陽郡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州北卽禹貢之南江在今安徽池州府貴池縣西東至浙江杭州府海寧州南入海導江所謂東爲中江入于海蓋南江已包舉其中也後人見中江南江入海之道已斷乃有取于鄭氏之說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不知漢末入江不得謂之北江彭蠡爲湖漢九水所注可謂之九江不可謂之南江漢入江在荊州必不攸于揚州彭蠡三江並見揚州若彭蠡卽南江必不如此重復三江既入謂入于海豈謂漢與彭蠡之入江哉

震澤

震澤底定蔡傳云震澤太湖也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案前漢志云會稽吳縣具區在西古

文以爲震澤蔡引此而去其郡名且于西字下添南五

十里四字非也說禹貢自宜引漢志但宜引原文下始

證以今地且宋時蘇州所治卽今治到太湖僅三十餘

里云五十里者亦非

鶴壽案夏官職方氏揚州其澤藪具區其浸五湖五湖卽震澤也

班固謂會稽郡吳縣具區在古文以爲震澤職方氏每州藪浸異處揚州不應藪浸同處今案南山經云句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水經沔水注引謝靈運曰浮玉之山句餘縣之東山具區在餘暨句餘山在今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南百有十里餘暨故城在今蕭山縣西東西相去幾二百里然則具區在今紹興府北境今山陰縣南三里有鑑湖周三百五十八里意卽具區與浮玉山在今紹興府東境古人言北卽兼西蓋西北與具區相準望也漢志之說非是

太湖西北承宣歙金陵諸水西南承茗讐諸水東西二

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其入海處則

松江東江婁江也先七世祖前峯先生

諱同祖字繩武明正德辛巳進

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文集事迹載明史藝文志綱目三編

三江考曰今太湖

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吳松江東南分流
出白蠅江入急水港達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爲東江此
單鐔吳中水利書所謂開白蠅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
入海者也但澱河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仍
合吳松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
流三折成三江俗呼爲上清江下清江吳松江其實一
江也入崑山西南分爲二一名勦壤江五里許復合爲

一經崑山南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錡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也自宋已前未有以劉家港爲古婁江者以之自朱文長始文長吳郡續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卽婁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爲東江劉家港入海者爲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龐山湖者爲松江三江之迹具存東江未嘗塞也然婁江自吳縣東南迤邐而來過崑山東南至嘉定界入海曰吳松江口甚明雖其支流有與劉家河相通者而非江

之正道豈遂可指劉河爲婁江哉先生此辨閻氏若璩
取之胡氏渭謂東江自澱湖東南出爲谷水逕今浙江
嘉興海鹽界出爲澉浦入海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爲
東江也由澉湖注青龍江入海者是後來改道非古谷
水所經自唐以來築捍海塘起鹽官迄吳淞江一百五
十里而東江遂隱未詳其說是否

宋書始興王濬傳元嘉二十二年上言二吳晉陵義興
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澁不利處處涌溢
成災欲從武康紆溪

今德清縣地

開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

必無閼滯是歲乙酉上距底定時幾三千年震澤入海

之路始塞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
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交州刺史王弁發吳吳興
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而不果行蓋亦松江不通故欲于
上游分殺其勢也至唐人築五堰遏宣歙之水西北入
大江宋則松江壅滯日甚于是策下流者曰先開江尾
茭蘆之地曰鑿吳江堤爲木橋千所曰開白蠟安亭二
江曰通白茅港在常熟及三十六浦三十六浦在常熟二
十四入揚子江在崑
山十二
入海策上流者曰東壩必不可廢曰開夾苧千瀆絕
西來之水使北下江陰大江曰決松江千墩金城諸匯
開無錫五瀉堰以洩太湖而入于北江曰導海鹽蘆瀝

浦以分吳松而入于海歸氏有光謂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治則太湖東下他水不勞餘力矣若欲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今以人力遏之就使太湖可涸豈爲民利此論蓋偏于治下流者韓邦憲亦謂不當以高淳獨爲之壑邦憲高淳人故持此說閻氏若璩曰江南之有東壩猶江北之有高堰無高堰是無淮揚也無東壩是無蘇常也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去興化泰州高三丈有奇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若淮一南下因三大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

有淮南數郡縣邪東壩在高淳東南六十里與溧陽分界高淳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鼈則堰與壩可廢乎廢高堰者多出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馴以毀陵之罪廢東壩者多出壩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錡之言殊可痛疾此又偏于治上流者也前峯先生太湖考曰古人之治太湖也置五堰于溧陽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使入蕪湖以北入于大江開夾苧干瀆于宜興武進之境東抵滬湖北接長塘河西連五堰所以洩長蕩湖之水以入滬湖洩滬湖以入大吳瀆等處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十四斗門北

下江陰之大江所以殺西來之水使不入于太湖而皆歸諸江也又以荆溪不能當西來衆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口疏爲百派謂之百濟而開橫塘以貫之約四十餘里百濟在宜興者七十有四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荆溪而東通震澤者也于烏程長興之間開七十二澗在烏程者三十有八在長興者三十有四皆所以通經遞脈殺其奔衝之勢而歸于太湖也太湖上流諸水之來源若此而所以洩之者則惟于三江是賴焉以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宣漂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于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于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

以汶趨于吳松江以歸大海而不可使積于震澤此東
南治水之大旨也先生此論實爲持平蓋修築東壩流
濟吳松治震澤者兩言盡之矣鶴壽案築東壩以過上
流疏吳淞以達下流二
昔不可偏廢然達下流尤爲要策昔范文正公守鄉郡
上書宰相言太湖納數郡之水松江納太湖之水松江
湮塞則湖水無所泄當暑雨時必至爲沴故須先治松
江明時夏元吉治水浙西疏劉家港以通海疏白茆港
以通江而引太湖諸水入二港以分其數又疏范家浜
至南倉浦口以接黃埔而通泖湖之水呂光詢亦言治
水之法當從要害始先治澱山湖等處引太湖水入陽
城昆承三泖等湖次開吳淞江等處泄澱山之水以達
于海濠白茆港等處泄泖承之水濬鹽鐵塘等處泄陽
城之水以達于江而支河之湮塞者皆濬之深廣使流
皆有所歸積者有所聚
則旱澇皆可無憂矣

三吳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門云蘇州吳郡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改蘇州元和郡縣志云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爲吳國秦置會稽郡于吳項羽初起殺太守殷通卽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西爲吳郡孫氏亦肇迹于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開皇九年改爲蘇州朱長文吳興圖經續記封域門云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吳廼爲越而越王未聞居吳也句踐後更六王至無疆更一百四十餘年爲楚

威王所滅取吳故地威王曾孫曰考烈王春申君黃歇
爲之相乃以吳封春申使其子爲假君畱吳及秦并其
地置會稽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浙江中
流爲界晉宋齊梁陳之間雖頗割地而郡不改與吳與
丹陽號爲三吳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三書
所言三吳則吳興爲南吳丹陽爲西吳蘇州爲東吳也
餘說紛紛皆可不論

閭門

史記律書說八風西方閭闔風淮南天文訓略同蘇州
西門名閭門又名金閭本此

西方擎斂取門陸廣徵吳
之閉其行則金

地記地名甄胄水名通波城號閩閩臺曰姑蘇隩壤千里是號全吳甄胄未詳通波則陸機吳趨行曰吳趨自有始請從閩門起閩門何哉哉飛閣跨通波

勾吳

史記吳泰伯世家太伯奔荆蠻自號勾吳宋忠曰勾吳泰伯始所居地名案今無錫縣梅里卽泰伯所居地號曰勾吳者勾吳故城在梅里平墟泰伯塚亦在梅里聚今吳縣北鶴壽案勾者夷之發聲吳昔國之總名泰伯所居之地但名梅里不名勾吳宋忠說非是只可稱泰伯故城不可稱勾吳故城

故吳城有二

舊唐書地志云蘇州春秋時吳都闔閭邑漢爲吳縣隋平陳置蘇州取州西姑蘇山爲名案吳始都不在此元和郡縣志云蘇州吳郡周時爲吳國太伯初置城在今吳縣西北五十里至闔閭遷都于此吳地記云泰伯奔吳爲王卒葬梅里至夢壽別築城于平墟西北二里闔閭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回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西闔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史記正義云太伯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太平寰宇記吳郡圖經續記吳郡志並同梅里之名至今

稱之其城址則湮沒

鶴壽案泰伯居梅里在今江蘇常熟州府無錫縣東南四十里世本居

篇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勾吳諸樊徙吳孰哉仲雍也藩籬一名徐暨卽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孰姑壽夢也復還故都吳卽今蘇州府治史記正義云諸樊南徙吳至于光築閭閻城都之據此則故吳城有三若南徐州記謂武王封周章于常熟元和郡縣志謂崑山縣本秦婁縣其城壽夢所築則不可信越絕書云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水門八閭閻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與其引吳地記胡弗引此也

沈尤村

王鏊姑蘇志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一名卑猶吳越春秋越王葬吳王于秦餘杭卑猶卽此山其下有沈尤邨朱彝尊和韻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詩云粥魚茶板

近松門夕照雙浮塔影存一入畫圖看便好城居僻似

沈九邨嘉興楊謙注闕

鶴壽案吳地記云餘杭山一名卑猶山今案越絕書云秦餘杭

山者越王棲吳王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夫差豕在猶亭西卑猶位去縣十七里然則餘杭卑猶並非一山陸廣徵徒見吳越春秋言秦餘杭山卑猶遂以爲一山耳尤與猶音同字通沈九村卑猶山殆皆以猶湖而得名與

畛城

嘉定本唐昆山縣東境之畛城鄉宋時嘗掘得唐畛城鄉莊府君墓銘見縣志今石已不存矣說文畛燒種也漢律云畛田苾艸从田琴聲力求切廣韻畛田不耕火種也漢建寧四年丹水丞陳宣碑稱宣歷督郵主簿除

項都經營水利溉田三十餘頃。嚠民胡訪等欲報靡由，乃伐石建碑。宋孝武十四年，王豫章王子尚傳鄞縣多嚠田。唐何超《晉書音義》云：通溝溉田爲嚠，則嚠民卽耕民耳。吳君高《越紐錄》云：吳北野畝櫟東所舍大嚠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楊億《送許洞歸吳中詩》云：洞庭霜橘嚠田。粟吳之有嚠田，其來久矣。但越紐所云二處嚠田，皆吳之北野我邑在吳東，未可卽以爲吾邑嚠城也。嚠，音紫。越紐錄卽越絕書也。本書已明言嚠田在吳縣北八十里。嚠城鄉遠在吳縣之東一百三十餘里，兩處毫不相涉。

申浦

顧清松江府志云黃浦在郡南境卽古之東江禹貢三
江之一也戰國時楚黃歇鑿其旁支流後與江合土人
相傳稱爲黃浦又以歇故或稱春申浦案新唐書韓滉
傳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申
浦之名其來久矣但以爲卽古東江則非以爲禹貢三
江之一尤非

城術編卷五十終

蛾術編卷五十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人一

三皇五帝

史記首紀五帝其前不敘而司馬貞補史記自序云司馬公盡美矣有未盡善者蓋先史之未備成學之深疑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其補紀列太皞庖犧氏卽宓犧氏女媧氏卽女希氏炎帝神農氏卽烈山氏亦名厲山氏愚謂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康成云

卽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見昭十二年傳疏引賈逵注
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
矣司馬貞所說三皇大略從鄭康成亦確且旣以伏羲
女媧神農爲三皇則其下正可接史記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爲五帝此五帝與大戴禮五帝德篇夫子所說五
帝合史記本潤略故不敘三皇貞之所補誠有理周易
繫辭述庖犧畫卦等事次言庖犧氏沒神農氏作雖文
相承不妨中有女媧次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不
言顓頊帝嚳亦不妨有此二帝末言上古穴居後世聖
人易以宮室虞翻曰後世聖人謂黃帝若然則上古

者三皇也卽指上文庖犧神農且一切制度皆自畫卦起而文字尤須從此發端故說文序亦追溯至伏羲畫卦爲始然則三皇誠不可無紀言三皇者以司馬貞所用鄭康成說爲正言五帝者以史記爲正以其與繫辭及帝繫合他家與此不合者皆非禮記月令春其帝太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皞冬顓頊祭法說虞夏殷周禘郊祖宗有黃帝顓頊嚳堯舜祭祀有功烈民者有厲山氏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昭十七年傳郊于說官制有太皞炎帝黃帝顓頊此類皆有參差可見說三皇當以補本紀爲正說五帝當以五帝本紀爲正

鶴壽素屈于有言遠古之初雖

傳道之三皇之事渺矣百家傳記無所優信必必列之
則當以見于經典者爲正班彪言定哀之閉魯君子左
邱明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諸侯卿大夫號成
世本十五篇有曰三皇世系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
氏黃帝有熊氏也次曰五帝世系則少皞金天氏顓頊
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也易繫
辭言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
作春秋文十八年季孫行父曰高陽氏有才于八人高
辛氏有才于八人昭十七年鄭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
此卽世不泝據以爲三皇五帝者也皇何以有三帝何
以有五以三墳五典知之也僞孔傳謂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其
所故三皇五帝實本于經典豈得以其出自王肅僞造
而必欲斥之或曰卽于所述太皞炎帝黃帝少昊之外
尚有共工氏何以不數曰共工伯而不王故不在五德
之內劉歆三統稱世經云郊于據少昊受黃帝黃帝
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
昊稽之于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炮犧氏繼
天而王德始于木共工氏伯九域雖有水德在火木之
間非其序也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爲炎帝黃帝氏火生

上故爲土德少昊帝土生金故爲金德顓頊帝金生水
故爲水德帝嚳水生木故爲木德唐帝木生火故爲火
德虞帝火生土故爲土德由此觀之則三皇五帝之無
共工而有少昊明矣史記不紀三皇者以其荒遠無稽
故僅據大戴禮記五帝德篇而紀五帝但五帝德原文
不及少昊史公見世本所載黃帝之下尚有少昊故于
黃帝紀之末帶敘之張守節謂太史公依世本以黃帝
顓頊帝嚳唐虞爲五帝而孫氏注世本以伏羲神農黃
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孫氏者孫檢也
然據昭十七年傳疏云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
少皞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然則世本所敘五
帝本有少昊竝非出自孫檢之注張守節殆失照耳司
馬貞欲補紀三皇豈不知黃帝在三皇中因太史公既
列之于五帝則不得不于庖犧神農之外別奪一皇以
配之而適見緯書差德序命以宓戲女媧神農爲三皇
遂取而用之先生見尚書中後及春秋緯皆鄭康成作
注又見禮記明堂位注云女媧三皇示宓戲者以爲此
是鄭說確不可易其實以女媧爲三皇之一此乃非也
一則明堂位各節皆以時世爲先後此節敘女媧于垂
叔之下則未必是三皇時人二則宓戲神農制作多端

女媧則除卻笙簧一無所見即鍊石補天亦是寓言三
 則說文言女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安有開闢之
 初卽是婦人爲帝王者度不過如姜嫄類耳故
 譙固以媧人爲皇宋均以祝融爲皇若以女媧爲皇則
 斷不可緯書固不必論獨鄭康成司馬貞遵而用之可
 謂無識然則補紀三皇當仍列黃帝乎曰風俗通謂遂
 皇戲皇農皇白虎通謂伏羲神農祝融太史公既列黃
 帝于五帝則三皇當補以人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
 伏羲以前者也若祝融則係顓頊之子不得列于三皇
 或又疑黃帝旣爲三皇而五帝德篇以黃帝居首豈夫
 子之言亦謬與曰不獨黃帝可以當五帝卽太皞炎帝
 亦可以當五帝周古月令解回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
 顓頊爲五德之帝矣夫子之言卽本諸此月令專論五
 行則自太皞數至顓頊五德已備故不及帝峇堯舜繫
 辭專論易象故上及包犧神農宰我專問帝德於特舉
 黃帝顓頊項帝堯舜言各有當羣書所載雖參差不一
 從世本
 可也

鄭康成說三皇五帝見所注尚書中侯敕省圖文據春

秋緯運斗樞義也偽孔尚書序疏載之其以帝鴻金天
高陽高辛陶唐有虞爲五帝者帝鴻卽黃帝金天卽少
昊少昊卽青陽黃帝子也史記黃帝紀中帶敘青陽高
陽顓頊也高辛帝嚳也合堯舜共六人而云五帝者以
其皆德合五帝坐星者也或以少昊統于黃帝或以堯
舜合德共爲一帝亦皆可故知鄭與史記合此等荒遠
事姑存舊說是非本難尋究毋容過事推求補本紀末
復綴一條以爲或說三皇乃天皇地皇人皇在太皞之
前別有其人荒誕無稽宋元以來皆承用之并于天皇
地皇人皇之前增出盤古氏吾不知之矣辨詳十七史

商榷

鶴壽案鄭康成爲東漢大儒惜其好以緯書解經所謂三皇者古有此繼天立極之三人其說見于

繫辭鄭必從春秋運斗樞之文以爲女媧承宓戲所謂五帝者不過值五德之運鄭注尚書中候敷省圖以爲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草昧初開而已婦人聽政古風質朴而已符命侈陳鄭學之不純于此可見史記秦始皇紀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者人皇也此不過爲上尊號而言乃司馬貞取以附三皇紀後并誤信漆園叟之言綴以柏皇中央乘陸驪連諸氏又誤信春秋緯之說綴以攝提合雜連通序命諸紀不亦謬乎若胡宏皇三大紀以蓋古氏爲始陳

五帝夏殷及周初皆無年

三代世表兼敘五帝之世直至周厲王皆有世無年共和庚申以後周紀方有年數表則改世表爲年表三代世表敘首言孔子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詳序尚

書則無年月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非兵夫

子弗論次豈虛哉說詳尚書後案顧命篇攷周公居攝

成王在位年數鄭康成與劉歆不合一條鶴壽案顧命四月哉生魄

鄭注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先生續其

下云至此三十年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

六年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于七年加二十八年

正月己巳朔北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

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

霸先生見其說與鄭不合遂信手駁之今案不獨此一

條劉與鄭不合也鄭康成注尚書所推年月皆據易緯

乾鑿度以甲寅爲元劉歆三統秣以丁巳爲元二

者截然不同三統秣遠勝于乾鑿度錢氏澆亭曰甲寅

元般秣也丁巳元周秣也乾鑿度云文王受命入甲寅

元秣戊午部二十九歲故鄭注尚書謂文王受命改元

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是克殷至春秋止三百四

十八年而三統秣世經稱積四百歲大易緯與二統皆

或字通

卷之十一

五

世浩堂

有數可推推之之術以經文日月為據武成召詰而命

畢命四篇劉歆所已推據此則餘其可知矣推易篇之

積年當用甲寅元秣推三統之積年當用丁巳元秣武

王克商周秣入戊午部四十七歲大餘三十三天正辛

卯朔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四月己丑朔故武成云惟

一月壬辰朔死霸惟四月既朔生霸越六日庚戌也殷

林入戊午部僅四十二歲大餘三十二天正庚寅朔與

辛卯按一日耳而歲無閏月則四月戊午朔庚戌已在

後月中矣周公攝政七年周秣入戊午部六十歲大餘

四十七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故召詰云惟二月既

望粵六日乙未惟三月丙午朔也殷秣入戊午部五十

五歲大餘十七二月甲辰朔望後六日非乙未三月甲

戌朔腦乃丙子成王三十年周秣入丁酉部十四歲大

餘四十四四月庚戌朔世經云十五日甲子哉生霸顛

命以為成王洮沫水之日也殷秣入丁酉部九歲大餘

十四是年周秣閏餘十五閏在七月後殷秣閏餘十八

閏在二月後故殷秣四月己酉朔甲子則望後日也所

以止按一日者閏有先後使然康三十二年周秣入丁

酉部二十六歲大餘五六月己巳朔畢命云庚午朔此

夜一日

殷

入丁酉

部二十一

歲

己巳

朔

畢命

云庚

午朔

戊朔庚午爲後月之始矣夫秣各有元元異則入部之年亦異據經以攷二秣周則皆合殷則皆違是非月日有誤而積年之誤也歲星有超辰則太歲隨而俱超謂之龍度天門此法作于上古掌于周官東漢人不知僅以六十年周命歲緯書見建武改元歲在乙酉用以爲據上推魯隱公元年謂之己未又上三百四十八年而得辛未遂指爲武王伐紂之年不知辛未尚在其前五十二年也三統則以隱公元年爲甲寅歷四百歲而超三次得周初辛未之歲攷諸內外傳皆合先生以其不合鄭說而漫駁之何哉

鄭康成詩譜序云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正義曰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自公之十四

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虢宣王卽位四十年崩于幽王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詩譜疏引年表說共和元年諸侯脫去楚熊勇之七年燕惠侯之二十四年吳之君尚闕無攷亦宜一見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徐廣曰自共和元

年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則歷歷分明矣凡一切謬妄詳著上世帝王年數辨見十七史商榷左傳王孫滿語周易乾鑿度及孟子說夏商周饗國之年則皆約略言之不可執泥

八元八愷

文十八年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鼓禱戴大臨
龍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注高陽帝顓頊號八人其苗裔
蒼舒等卽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皋陶字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注云

高辛帝嘗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等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疏云春秋命秣序顓頊傳九世帝嘗傳八世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故略言其苗裔耳六年傳滅文仲聞六蓼滅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皋陶爲一人其餘則不知誰爲禹誰爲益故云之倫之屬不敢斥言此經服虔注已止僅存一句云蒼舒等八人禹垂之屬也鄭康成尚書注止者多欲攷舜臣與元愷離合僅存一句云契在八元中祇可依杜孔爲說然杜以蒼舒等爲垂益禹皋陶之倫而且以益先皋陶杜不信史記故也史記秦本紀秦始于皋陶皋陶生伯

益父子佐舜有功列女傳皋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
注皋陶之子伯益也唐宗室世系表高陽氏生大業大
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堅爲堯大理生伯益列女
傳唐書皆本史記水經注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
伊氏諱益字隤數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杜注孔
疏皆不能以舜臣分配元愷而此碑直以益爲隤數且

言是高陽子左傳本以隤數敘列八愷之第二在庭堅

前皋爾則非皋陶子矣

鶴壽案傳稱舜臣堯皋八愷使
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

方注疏言禹作司空平水土契作司徒敷五教故知禹
在八愷之中契在八元之中然禹契之字無從而攷太
史公但言禹名文命故疏言不知八愷之中何者是禹
八元之中何者是契也禹爲顓頊六世孫見漢傳秣志

稷契爲帝嚳之苗裔見大戴禮帝繫姓若垂爲顓頊後
朱虎熊羆爲帝嚳後則未之前聞據百蟲將軍碑及左
傳伯益皋陶竝非父子史記秦本紀云帝顓頊之苗裔
曰女修元鳥墮卵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
水土足爲柏翳柏伯字同翳益聲轉卽尚書之伯益也
太史公竝未言大業卽皋陶其以伯益爲皋陶之子益
始于列女傳而張守節正義引之然則謂伯益爲高陽
之後可信也謂伯益爲皋陶之子未可信也至唐宗室
世系表謂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爲堯大理生益則
更大謬女華者大業所取少典氏女耳張守節謂大業
卽皋陶而表以女華爲大業之子皋陶爲大業之孫忽
然增出兩代世系表出自人家宗譜大概鑿空無據前
有無識之鄭樵取以入通志今先生又云列
女傳唐書皆本史記胡弗觀史記原文耶

后稷見棄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姜原爲帝嚳
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

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
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
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
棄棄爲兒時怙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
美及爲成人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
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封棄于
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以上皆述棄之事也然先儒之
說不同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
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
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堯下妃嫫訾之

女曰常儀生摯家語世本史記五帝本紀詩毛氏傳劉
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從之鄭元作
毛詩箋據春秋命秣序以爲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
帝嚳傳十世則堯與稷契皆非帝嚳親子乃其苗裔耳
鄭志答趙商同張融從之其履跡感生之事見河圖及
中候稷起苗興諸篇齊魯韓詩春秋公羊說同鄭元用
以箋詩王基馬昭孫毓竝以爲然而毛萇馬融許慎王
肅皆不信其說愚謂此雖近似荒誕然后稷生而見棄
經有明文若謂夫婦配合以人道而生子乃事之至常
決無寘之林巷寒冰之理大司樂有享先妣之樂魯立

闕宮以祀姜嫄矣斯作頌首美姜嫄之德使后稷無感

生之事周魯何爲特立姜嫄廟乎

鶴壽案周本紀所述后稷見棄之事悉本

于生民詩戴東原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夫實之辭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耳周祖后稷于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此禮意之至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禮祀竝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也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氣化生人以後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乃非常之哲人豈偶然乎此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今案戴氏謂姜嫄非帝嚳元妃是也謂姜嫄無夫而生子恐未必然姜嫄之夫當是帝嚳之裔特不著名耳猶之簡狄竝非帝嚳次妃而其夫亦不著名也至于履迹感生容有其事潛夫論五德志云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有神龍首出常感任姒生神農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少皞搖光如月感

女樞幽防之宮生顛項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修已
見流星意感生文命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殷湯大
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此言自古帝王皆出感生殆不
足信若有娥飛燕女修吞卵呂覽史記諸書皆言之而
姜嫄履大人迹
詩固明言之矣

辨夏商歷年謬妄之說

夏本紀集解徐廣曰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沒冢紀
年曰有王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本紀集解譙周
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沒冢紀年曰湯滅夏至受
二十九年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案一切譌說多出皇甫
謐帝王世紀幸而不傳今存者尚有沒冢紀年夏末一
條云自禹至桀十七世二句與集解所引同小字注云

起壬子終壬戌夏紀集解十七君十四世當卽紀年文
俗張遂辰刻本十七之下世之上脫君十四三字有王
二句及每君皆有年數小字注甲子皆謚妄造夏紀禹
崩下集解引謚曰年百歲則俗刻紀年脫亦謚妄造殷
紀湯崩下集解引謚曰湯卽位十七年踐天子位爲天
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俗刻紀年脫以逐年細數按之
十三年當爲十二年謚意以禹湯皆聖人故皆以百歲
歸之殷比夏更詳每君各爲製一名如外丙名勝仲壬
名庸之類此等直如戲劇小說更怪殷末一條總說湯
至紂君數年數與集解所引正同辨見十七史商權

案竹書紀年今無原本固不可信若帝王世紀所載夏殷之世數年數大約各有所據俗本紀年或係裒集其文亦未可知其殷代每君名字卽證所增入亦非盡無憑呂氏春秋音初篇云殷整甲徙宅西河此非河壘甲名整之一證乎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韓詩內傳云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此非湯在位十三年之一證乎一君之名有本而每君之名皆妄造一君之年有本而每君之年皆妄造恐未必然况史記三代世表云從禹至桀十七世從湯至紂二十九世竹書與世紀正與此同漢律稱忘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夏之歷年竹書不其相照殷之歷年竹書雖不同而世紀之同不同今無從致先生概以爲元晏妄造過矣

外丙仲壬

殷道第及與周不同故傳世三十立弟者十三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注太丁未立而

卒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後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
仍殷家法也趙注本之殷本紀原無可疑朱子綴以程
子說謂其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
之但丙兄壬弟何以兄二歲弟反四歲乎

太甲元年十二月

古文伊訓已亡班氏律秣志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太甲元年十
二月朔冬至祀上帝爲越弟行事僞古文掇爲湯崩踰
月卽位因以陳訓謬甚說詳尚書後辨蔡沈謂泰建亥
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

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繼書七月九月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朔不改明矣蔡此說尤非顧氏日知錄云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秣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

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云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又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云案秣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于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于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夫以七月爲十月正足爲秦人改月之證矣顧氏此二條本顏師古劉攽注以明秦漢之初本改時月司馬遷班固生武帝正秣之後本太初秣而

追改前之時月以記事其言信而有徵蔡氏取蘇氏東坡書傳及胡安國春秋傳春秋春王正月左傳云周正月杜預云言周以別夏殷伊川程子忽翻其案創爲假天時以立義之說胡安國遂據伊訓以爲商不改月據秦漢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以爲秦漢不改時因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此其謬正與蘇氏同而蔡兩承其誤也蔡所據者周建子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夫書傳所載三正錯舉甚多豈足證不改月乎既知蔡不改月之誤不得不用孔崩年改元之說而二說皆不可通于是顧氏日知錄又云元

祀者太甲元年十二月建子之月蓋湯崩

太甲不繼湯別有辨必

以前年之十二月也祠于先王奉王見厥祖祔湯于廟也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卽位故成之爲王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故祔廟而後嗣子卽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卽位矣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卽位商也踰年正月卽位周也此別自立說竟以今伊訓爲真書矣惟閻氏

云至朔同日以祖配上帝而作訓方爲定論

鶴壽案史記三代世

表殷湯下有帝外丙帝仲壬二代然後繼之以帝太甲則太甲之年不與湯相接也太甲元年前有仲壬之服殷正建丑十二月朔旦冬至故越第而祀先王閻氏據劉歆說以駁偽古文以爲與湯崩無涉省卻改元不改月

許多閉話善矣但偽古文亦因劉歆而誤三統秣云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傳曰大火關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後爲成湯方卽世之時爲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作偽書者但見太甲元年與成湯卽世連文而不知太甲之年不與湯相接故有踰月卽位等說耳

三統秣誕資有牧方明一句爲偽作者刪去然此乃劉歆所引真古文歆以方明爲冬至郊天汲郡古文曰太

甲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此商家一代祭祀大典

惜其書不傳

周因殷禮故儀禮觀禮有方明說詳堯典禮于六宗○鶴壽案觀禮諸侯觀天子爲

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

臣扈

尚書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傳曰大戊大甲之孫疏曰史記殷本紀云大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大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爲大甲之孫夏社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不得至大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疏以臣扈不得至大戊仍在者大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等凡九君矣竹書紀年湯

爲天子至大戊元年凡八十四年竹書出于東晉不足信但臣扈至大戊歷九君自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非也蘇氏軾云湯初已有臣扈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大甲立大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大戊臣扈猶在陳氏經云湯至大戊百三十年必二臣名同也攷史記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年竹書紀年起自黃帝已覺荒誕宋儒邵雍金履祥輩又不用竹書公然編年不知何據卽如此條竹書大甲享國十二年而蘇云三十二年竹書湯至大戊八十四年而陳云百三十年宋儒習慣說

說良可怪駭鵠嘉熙子夏生于魯定公三年至魏文侯
二十五年受經已百有八歲矣百餘歲人
上世常有商之歷年果如竹書紀年所載則大戊時之
臣扈卽是成湯時之臣扈無可疑者但先生旣以紀年
爲偽書則先生
之說亦不足據

高宗彤日

高宗武丁也敘以爲高宗祭成湯有雉異而祖己訓王
伏生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
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
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
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
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此說與敘同然以二說及

經文攷之雖書應當作于高宗之世要亦未有明文史記殷本紀則謂祖己既訓武丁以雉雉宜修政其後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據此則是訓王雖在武丁時作書實在祖庚時高宗乃係廟號書若作于武丁時宜稱王不宜稱高宗史記之說不爲無理然其與敘合否未詳以備一解可也金氏履祥鄒氏季友劉氏三吾等則直以爲祖庚彤祭高宗祖己訓祖庚而作此旣非經文小序大傳之說又非史記之說乃鑿空杜撰者也閻氏若璩從金氏履祥說謂序爲誤并嘗說命贖于祭

祀爲僞誤古文者據誤解以爲實事非也夫武丁豐昵而致維異相傳久矣幾千年下忽有金氏輩出移而屬之祖庚憑臆妄造豪無據依雖武丁賢君不妨曲爲回護而實使祖庚蒙不白之冤僞誤古文者生于魏晉安知後世有金氏輩欲翻此案而先不信敘說乎如此立論豈足服僞誤者之心哉

祖甲

尚書無逸祖甲饗國三十有三年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王云祖甲湯孫太甲也案鄭說本馬融蓋因國語稱帝甲亂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

宗及高宗及祖甲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也
則祖甲非太甲明矣禮祖有功宗有德攷之史太甲稱
太宗而未嘗稱祖王義足徵其妄殷世二十有九以甲
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湯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
俱稱祖甲孔傳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爲一彼
僞文固不足信此云太甲爲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司馬
貞史記索隱云案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
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年舊
本自是可據今本紀年朱子以爲僞書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
何疑乎

文王受命稱王改元

周自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稱元年七年而崩武王承文王年數不改元十一年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太誓上篇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云云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以東伐紂滅之太誓中下篇曰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云云是也宋歐陽子著論駁之扶持名教之意甚切攷劉知幾史通中有一條云書曰文王受命稱王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卽春秋吳楚

僭號而陵天子也服事之道理不如斯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易緯文王受命改正朔有王號鄭康成信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尚存而周稱王哉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成大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據此是追王爲王何得文王自稱王也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載梁肅西伯受命稱王議大旨亦同然則扶持名教之意唐人固已侃侃言之豈待宋儒始見及此特恐非事實耳宋儒之說以爲改元稱王之是非但當問彼天命之絕與不絕其說以爲一日之間天命已絕則爲獨夫天命未絕猶是君臣改元是兩君竝立也觀兵

是以臣脅君也程子張子皆主此論但天命之絕與不絕于何驗之天既無言聖人當日亦可爲卽爲耳服事止敬自是初年之事若以文王受命爲不可則將何以處武王武王于紂親誅其身滅其國代其位謂是天命已絕故不妨爲此則文王時紂天命未絕于何驗之也朱子云有心要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太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朱子此言精絕凡抱聖經而講解之者孰不欲防護名教推其防護名教之心直欲使終古一君而後快無如其非事實也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天討有罪亦不可違自操懿以下成假禪

讓以行篡逆不如用兵者之光明矣湯武放伐尚無傷于名教文王改元又何害于名教而必改易事實爲之曲諱乎朱子語類云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卻有一箇痕瑕或推太誓諸篇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又云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爲未卽位之前
便書爲王且如太祖未卽位前史官只書殿前都點檢
安得便稱帝邪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序闕史記之誤
果是否曰是皆不可曉昨日得鞏仲至書潘昌叔託討
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書後因兵火失了今少有人收
得史記皆本此爲之又云歐公泰誓論言文王不稱王
歷破史遷之說此未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武
成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推之不
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裏便
難會不若只兩存之合諸條觀之則朱子不以文王稱

王爲非但誤信晚出武成九年之說耳

汲郡古文云帝

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晚出武成所據然特從專征伐數起故有九年逸周書文

傳解云文王受命九年惟莫春在且王在靈圖王在靈

沼是實舉當日民呼文王爲王之事中庸追王太王王

季不及文王明文王已稱王矣

鶴壽案君臣者名教之大防也紂在一日則文

王必盡一日臣子之禮若使紂在而卽稱王改元雖操懿亦不至此故必先于禪讓武王卽位之初亦恪守臣

分及至後來紂益昏民不堪命不得已而伐紂奉天討也天何嘗諄諄然命武王討紂天者理而已矣紂之

虐民有必誅之理武王起而誅之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今日誅紂明日稱王此乃一定之理安有紂在而卽自

稱爲王者哉凡詩書于伐紂之前卽稱文王武王爲王者皆後來所追改耳詩稱文王受命乃是周公推本之

詞卽文王之民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則有之而靈臺之詩必作于後來若使作于當時則必曰君在

靈囿君在靈沼也文王亦係克商之後追王故周書世
俘解云辛亥王格于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
文王邑考以列升中庸文不具耳朱子據武成惟九年
大統未集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二語疑文王已改元稱
王不知此乃偽書襲用舊文而誤者周書文傳解云文
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鄙召太子發王著史官追
稱受命者受王之錫命非謂受天命也而偽書誤以爲
大統墨子兼愛篇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
有道會孫周王有事大事此武王既定天下後巡守于
岱禱祀之詞也而偽書誤以爲初伐紂時橫渠張子曰
此事開不容竣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旨哉斯
言茂以加矣試觀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戾
興則知伐紂以前斷無稱王之事總之武王伐紂無玷
網常理所當然也文王改元大傷名教理所不當也
先生既知武成爲偽書而猶謂
文王受命稱王改元不亦謬乎

武王伐紂之年

武王伐紂之年余于尚書後案據國語伶州鳩之言推

得是年太歲在辛未但史記甲子紀年始共和其前無
之則伐紂之年不的知也竹書紀年殷末小字夾注云
起癸亥終戊寅則以明年己卯爲武王伐紂之年宋元
明人皆從之然不足信辨詳十七史商榷武王伐紂的
係辛未但此不過從後之年逆推以上而得而秣家有
超辰之法六十年超過一辰又名龍度天門則卽謂之
己卯亦可鶴壽案劉歆三統林云上元至伐紂之歲十
四萬二千一百九歲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
年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
分塋也以下所推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月
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至
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
龍之首無一不與伶州鳩之言合夫歲星在鶉火則太
歲在辛未劉歆已言之何待二據國語以推之邪

詩文王疏亦云文王受命十三年爲辛未之歲蓋古法太歲在地與歲星在天恒相應太歲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超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起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先生謂六十年超過一辰誤矣起辰之法東漢始廢由周初訖西漢當超八辰注竹書者但以六十甲子逆推之卻差八算故謂伐紂之年爲己卯也

先王連后稷數

僞武成先王建邦啓土云云傳以先王爲后稷閻若瓊謂伶州鳩曰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卽金縢所云太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太王肇基王迹等語似當日未必及后稷且尊之爲先王何也果爾是宣

四王之德矣奚啻三愚謂閻此說謂直當從太王數起然則公劉亦不宜及矣但后稷稱先王不但周語有昔我先王世后稷之語周禮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象冕享先公則鷩冕序先王于公之上王蓋后稷守祧守先王先公之祧序先王于公之上王亦后稷是后稷正當爲先王也

世數未足盡信何況其年

共和以前卽其世數未足盡信何況其年周語靈王二十二年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韋昭曰十五王謂后稷不窋

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除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太
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據本紀世表
稷契爲親兄弟雖稷母姜嫄無人道而生稷然二人固
皆爲帝嚳之子且姜嫄乃嚳元妃而契母簡狄係次妃
稷之年必不甚少于契乃殷紀自契至湯父子相繼凡
十四世自湯至紂除弟及者十四王外父子相繼凡十
七世通計契至紂凡三十世若周紀稷至文王父子相
繼惟十五世文王與紂同時也約計夏殷之歷年舉其
成數夏四百殷六百實不止此千餘年中只傳十五代
則必每代皆七十歲生子然後可也稷契兄弟二人契

之後傳世雖不爲密然尚可而稷若此之稀疏有此理乎周語又云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世后稷者世爲后稷之官也稷之子孫自唐虞以至夏衰四百餘年不知凡傳幾何世不密本非后稷子只因竄居戎狄盡亡其世次名號後人遂以不密卽稷子耳周本紀后稷卒子不密立索隱曰譙周案國語以爲是失其代數也若不密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正義曰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

乃可充其數以理而推實難據信

用甲子紀年六國以下仍不用

年表于共和元年書一庚申而其五年恰逢甲子自此以後每十年一書甲子下則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十年一周甲子干支日名也而子長勅用以紀年古所未有卻甚便妥歲名月名自在爾雅日之干支自在說文借日紀歲有何不可通鑑用歲名誠不苟卻不必拘史記只十二諸侯一篇用甲子紀年其餘六國以下仍不用但書各君在位年數其意以爲前已見則此下自可按年而得也

鶴奇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上一格所書庚申甲子之類皆徐廣注何以

知之敬王四十三年載徐廣曰歲在甲子六國年表定
王元年載徐廣曰癸酉以此知之錢竹汀曰太史公以
太陰紀年故命太初元年爲開逢攝提格依此上
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則庚申爲徐廣注又何疑焉

蛾術編卷五十一終